

從出土文獻的通假現象看「改」字的 聲符偏旁

魏慈德*

〔摘要〕

《說文·三篇下·支部》「改，更也。從支己聲」，認為「改」是一個從「己聲」的字。然若從今日發現的楚簡文字看來，「改」並不從「己」，而是從「巳」，作「改」形。這點可透過楚竹書與傳世古書中有「改」字句的相同內容比對而得知。其次在出土文獻中「改」字常通讀為從「巳」聲之字，而不見通讀為「己」聲，加以「改」為見紐之韻字，「巳」為餘紐之韻字，見、餘二紐在楚簡中常見有諧聲的現象，進而推知「改」在先秦時乃從「巳」聲。這點還可從甲骨卜辭及青銅器銘文中的「改」字都作「改」形，且都有「已然」的意思得到佐證。

「改」這一字形在隸書中出現的時間較晚，推測是在王莽時的「效改」一詞之前。而戰國簡牘的「改」所從的「巳」聲，由於和「也」字形似，且都可當語尾助詞，故時有被錯釋的情形出現。不僅如此，從己與從巳偏旁的字在小篆或隸書中也都有訛變的情形，如「起」字在楚簡中都作從「己」聲，但在小篆及隸書中卻變作從「巳」。而小篆中還有一個「改」字，在文獻中又可通讀為「哈」，知其當從「巳」聲，然而在小篆中卻作從「己」形。

關鍵詞：改、改、巳巳己、關雎之改、通假現象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今日可見的出土戰國楚簡中有一個作「從已從攴」形的「改」字，也有少數寫作「從已從又」。字的構形方式通常是呈現「已」旁在左，「攴」旁在右的左右結構，也作有「已」旁在上，「又」旁在下的上下結構。¹今天學者們都認為其就是後世的「改」字。

這個字相當於後世的「改」是沒有問題的，其曾在《郭店楚墓竹簡》（以下簡稱《郭店》）中的〈緇衣〉16、17簡、〈尊德義〉1、4、5簡、〈六德〉19簡以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上博》）中的〈孔子詩論〉10、11、12簡、〈緇衣〉9簡、〈從政〉乙5簡、〈周易〉44、47簡、〈恆先〉10簡、〈曹沫之陳〉第27、52、55簡、〈三德〉5簡、〈平王問鄭壽〉第2、6簡裏出現過，而將其釋為「改」的直接證據是《上博·緇衣》第9簡加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緇衣〉殘簡的內容（同樣內容還見於《郭店·緇衣》16、17簡），²以及〈周易〉44簡中出現這個字的文句，都可以和傳世文獻比對，從而證明其當是後世的「改」。而且用「改」義來釋讀其它有「改」字的文例，也都可以通讀。³

《上博·緇衣》第9簡加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上的文字和《郭店·緇衣》16、17簡上的文字都是今本《禮記·緇衣》第九章的部分內容。《上博·緇衣》簡文作「子曰長民者衣備不改_變容又（有）崇（常）則（9簡）4民德一詩員（云）

¹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168。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56。

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84。

³ 有「改」字的相關文例還見：〈尊德義〉「教非改道也」（4簡）、「學非改倫（倫）也」（5簡）、〈六德〉「終身弗改之壹（矣）」（19簡）、〈孔子詩論〉「闡（關）疋（睪）之改」（10簡）、「闡（關）疋（睪）之旻（改）」（11簡）、「反內（納）於禮，不亦能旻乎」（12簡）、〈從政〉「君子聞善言以改其」（乙5簡）、〈恆先〉「習以不可改也」（10簡）、〈曹沫之陳〉「毋臯（罪）百姓，而改其將」（27簡）、「改作尔鼓，乃失其備（服）」（52簡）、「惹者思悔，然句（後）改始」（55簡）、〈三德〉「過而改」（5簡）、〈平王問鄭壽〉「吾何改而可」（2簡）、「君王所改多_二」（6簡）等。

⁴ 「容」前一字諸家有釋作「適」、「從」、「遠」、「通」、「琮」、「簪」等者，可

其容不改出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此段文字在《郭店·緇衣》簡中作「子曰俚（長）民者衣備不改𠄎頌又（有）崇（常）則民德弑（16簡）寺（詩）員其頌不改出言又丨利民所訓（17簡）」。⁵其中出現「改」字的地方，一是「衣備不改」，一是「其容不改」。而郭店簡還將《上博·緇衣》兩處「容」字作「頌」，而為「其頌不改」。

今傳本《禮記·緇衣》第九章作：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⁶

比較之下，全文比楚簡所引內容為多，引《詩》的部分也多了「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和「行歸于周」語。其所引之《詩》出自《小雅·都人士》首章，但因該章所詠對象與後四章明顯不同，⁷且首章內容惟《毛詩》有之，不見錄於三家詩中，故自清人王先謙以來，就認為首章是「逸詩孤章」，乃《毛詩》以首二句相類，

見宋華強：〈新蔡簡中與「速」義近之字及楚簡中相關諸字新考〉，《中國文字》新三十二期（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頁149。魏宜輝，〈再論郭店簡、上博簡《緇衣》用為「從」之字〉，收入張玉金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67-76。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73。

⁵ 裘錫圭以為「丨」為「針」的初文，「出言有丨，黎民所訓」，可能讀為「出言有遜，黎民所訓」或「出言有慎，黎民所信」。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訓」一兼說「丨」為「針」之初文〉，《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99。

⁶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929。

⁷ 〈都人士〉一詩內容為「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511。

強裝於篇首。據此虞萬里還曾依簡文內容復原出一首〈彼都人士〉詩來。⁸

今若將傳本《禮記·緇衣》文字與《上博》及《郭店》兩處引文比較後發現，《禮記·緇衣》引《詩》語「其容不改」，《上博·緇衣》作「其容不改」。將「改」作「改」。而《郭店·緇衣》則作「其頌不改」，除將「容」作「頌」外，亦將「改」寫作「改」。「頌」是「容」的本字，《說文·九篇上·頁部》頌，「兒也，從頁公聲」。段注「古作『頌貌』，今作『容兒』」。且《老子》「古之善爲士者」章（十五章）的「故強爲之容」，《郭店·老子甲》亦作「是以爲之頌」（8簡），以「頌」通讀爲「容」。⁹

而《禮記·緇衣》的「衣服不貳」，《上博》和《郭店》簡引文都作「衣服不改」。「服」上古音爲並紐職韻，「備」爲並紐之韻，¹⁰兩者聲紐同，韻部有陰入對轉的關係（本文所列上古聲紐與韻母皆據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且古書中也常見借「備」表「服」的例子，¹¹故簡本乃借「備」爲「服」。又《禮記·緇衣》「不貳」，簡文作「不改」，「不貳」與「不改」意旨近同。鄭注「貳，不壹也」，所以「不貳」即「壹也」，與「不改」義近而通。

其次《上博·周易》44簡上抄錄有《周易》井卦的卦爻辭，其卦辭中有「改邑不改井，亡喪亡得」語，此卦辭王弼本《周易》作「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⁸ 王先謙以爲「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孔疏云：『《左·襄十四年傳》引此詩「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緇衣·鄭注》云：「毛詩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細味全詩，二、三、四、五章『士』、『女』對文，此章單言『士』，並不及『女』，其詞不類。且首章言『出言有章』，言『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後四章無一語照應，其義亦不類」。〔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台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801。虞萬里所復原出的〈彼都人士〉詩爲：「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文質彬彬，其頌不改，出言又|，行歸于周，利民所信。」虞萬里：〈從簡本《緇衣》論《都人士》詩的綴合〉，《文學遺產》2007年6期。

⁹ 簡帛中借「頌」表「容」的例子，還可參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57。

¹⁰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2、72。其敘例說到「《音表》以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修訂本）上冊的上古音系及擬音爲基礎，參照郭錫良先生的《漢字古音手冊》，個別擬音稍作修改。」

¹¹ 參高亨纂注、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440。又簡帛中借「備」表「服」的例子，可參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頁160-161。

亦是把「改」寫作「改」，證明楚簡中的「改」即今日我們所使用的「改」。

在字形方面，〈孔子詩論〉中出現二次「闡（關）疋（睢）之改」，分見第 10 及 11 簡上，後者將「改」字寫成「𠄎」，變左右結構為上下結構，且易「女」為「又」，這種寫法還見於同書第 12 簡中，知楚簡中的「改」亦可作「𠄎」形。

既然知道了楚簡中的「改」即今日我們所使用的「改」，我們再回頭來看《說文》中的記載。

《說文·三篇下·支部》改「更也。從支己聲」。段注「或無『聲』，誤。」段玉裁認為「改」是一個從支己聲的形聲字，但從楚簡中所使用的「改」字來看，楚簡的「改」字並不從「己」聲，而是從「巳」。而且《說文·支部》內還收有一個與楚簡「改」同形的字，許慎以為「𠄎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從支巳聲，讀若巳」。這兩個字根據《說文》及段玉裁的看法都是形聲字，改從己聲，改從巳聲。「己」、「巳」都是之韻字，與「改」字韻部相同，只不過「巳」為邪紐，「己」、「改」都是見紐，「己」「改」音同，而「巳」聲與「改」聲近韻同。

然而《說文·女部》的「改」是不是就是楚簡中的「改」？如果是的話，那麼「改」就應該是從「巳」聲而非從「己」聲。如果不是的話，何以楚簡中的「改」本從「巳」聲，而到了小篆時卻變作從「己」聲呢？下面試著來探討這個問題。

二、關於「改」字的構形

《上博·孔子詩論》中的「改」，馬承源曾根據《說文》「改」字從「己」的說法，認為其非「改」字。而主張其在文中是個從巳聲的假借字，進而將「闡（關）疋（睢）之改」讀為「關睢之怡」。¹²認為楚簡中的「改」字非「改」是不可信的，因為目前所可見的楚簡中未見有寫作「從己從女」的「改」，而且楚簡中可與文獻對讀的「改」字都作「改」。而「改」字通讀為「怡」字的例子，在目前所可見的楚簡通假例中也未見到。又「怡」從「台」聲（《說文·十篇下·心部》），「台」從口𠄎聲（《說文·二篇上·口部》），𠄎、巳同字異構，所以把「改」通讀為「怡」是把「改」視為從「巳」聲之字，而非從「己」聲之字。「己」的古音是餘紐之韻，與巳（邪紐之韻）、己（見紐之韻）、改（見紐之韻）都韻同

¹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頁 139。

而聲紐不同。¹³

《上博·孔子詩論》「闡（關）疋（睢）之改」的「改」義，今天學者們大多數主張將之依原字通讀，訓為「更易」，¹⁴即將好色之思更易為琴瑟之悅、鐘鼓之樂，進而為婚姻之禮，也就是簡文中所說的「以琴瑟之斂（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14 簡）好反內（納）於豐（禮）不亦能改乎（12 簡）」，¹⁵無需破讀。

在楚簡中「改」字確定可通讀為他字的例子，只見《上博·周易》47 簡內容，¹⁶其相當於今傳本《周易》革卦的卦辭和六二爻辭。簡本卦辭作「改日鹵（迺）孚。元兼貞。利貞嘔（悔）亡」，今傳本《周易》作「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簡本六二卦辭「改日乃革之，征吉，亡咎」，今傳本作「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二處簡中作「改」的地方，今傳本都作「巳」。

今傳本「巳日乃孚」及「巳日乃革之」中「巳」字的意思，《彖》辭以為「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象》辭以為「『巳日』『革之』，行有嘉也」。王弼、韓康伯注在解釋「巳日乃孚」時說「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¹⁷文中以「即日不孚」和「巳日乃孚」對文，知是把「巳日乃孚」作「巳日乃孚」讀，將「巳」作「已然」義解，其「巳日乃孚」的意思為革命已至成功

¹³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頁 66。

¹⁴ 趙建偉：〈〈關雎之改〉解〉，簡帛研究網站，2003 年 6 月 25 日。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27。

¹⁵ 竹簡順序根據李學勤排法。見〈〈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中國哲學史》2002 年第 1 期。以及〈再說《詩論》簡的編聯〉，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頁 88。

¹⁶ 《郭店·尊德義》的「改忌勝」（1 簡）一語，「改」字在句中可能也當通讀為他字，如陳偉以為「改」與上文的「沮」相對，疑當釋為「已」，為止、去之義。見氏著：《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136。劉釗則以為「改」讀為「戒」，古音「改」在見紐之部，「戒」在見紐職部，聲紐相同，韻為對轉。見氏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25。由於此字沒有傳世本的句子可以對照，諸家各以其說通之，所以不能完全確定其當通讀為何字。

¹⁷ 〔魏〕王弼、〔晉〕韓康伯撰：《周易王韓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151。又見〔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頁 111。

之日，乃能孚信於人也。

但虞翻注「巳日乃孚」為「離為日，孚為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採「納甲法」之「離納己」說，將「巳日」看作「己日」（戊己之己）以來，宋代朱震、清代顧炎武等人皆從之。¹⁸然而如果從楚簡中「己」字與「改」字所從的偏旁「巳」判然有別（如《上博·周易》41 簡將今本姤卦九五爻辭「以杞包瓜」的「杞」作「芑」，從「己」而不從「巳」，「己」與「巳」字形截然不同），以及楚簡中「改」字不見與「己」字通讀這兩點看來，《上博·周易》當是以「改」來通讀為「己」義，而不會是「己」字的。

此外秦漢簡帛出土文獻中也見有以「己」聲字通讀為「改」字的例子。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當務而治，不有可菑」（簡 11 肆），注釋以為「菑，讀為改。此句意為不要做所懊悔的事，與上面『毋行可悔』意同」。¹⁹這種借「菑」為「改」的例子，還見於漢初的《阜陽漢簡·詩經》和《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中。

阜陽漢簡《詩經》S086 作「予有菑造猗倬子」，其所載內容即《詩·鄭風·緇衣》第一章文，今傳本為「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兩相對照下，知簡文把「改」轉寫成「菑」，傳本「改為」，簡本作「菑造」，²⁰「菑」從「臣」聲，而「臣」為「頤」的本字（《說文·十二篇上·臣部》臣「頤也。象形。凡臣之屬皆從臣。頤，篆文臣」），「頤」為餘紐之韻字，²¹與「己」聲正同。

而帛書《周易》亦將今傳本《周易·井》的卦辭「改邑不改井」的「改」字

¹⁸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436。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24。于省吾在《易經新證》中不取前人將「巳日」讀為「己日」「己日」說，而依甲骨文「祀」字亦作「巳」，將「巳日乃革之」讀作「祀日乃革之」，這種說法亦不可信。甲骨文的「巳」雖可讀「祀」，亦可讀為「己」。見氏著：《雙劍謬群經新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年），《易經新證》，卷三，頁 37。

¹⁹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圖版頁 81，釋文及注釋頁 172。

²⁰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11、69。

²¹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頁 52。

寫作「菑」，以及將〈革卦〉九四爻辭「有孚改命」的「改」字作「菑」，²²故在秦漢簡帛文獻中都是用一個和「已」音相同的字來代替「改」字。

因此「改」在楚簡及秦漢簡帛中都可通讀為「已」，然「改」既然可通讀為「已」聲，表示「改」應該是一個從「已」聲而非從「巳」聲的字。最早指出「改」當從「已」聲的是清代的朱駿聲，其在《說文通訓定聲》中認為「改」乃「更也。從支已聲。與從巳之𠄎改字別。」（頤部第五）。²³但這種說法與段玉裁、桂馥的看法不同，段玉裁認為「改」的構形是「從支己聲」，並認為有些《說文》的本子沒有「聲」字，將之視為會意字是錯的（《說文·三篇下·支部》段注）。而他所說的沒有「聲」字的本子，實際上是指大徐本《說文》。大徐本《說文》「改」字下作「更也。從支己。李陽冰曰『已有過，支之即改。古亥切』」。 ²⁴徐鉉引唐人李陽冰說主張「改」字是一個「從支從己」的會意字，會「已有過，支之即改」意，這種說法後來被桂馥所援用，見《說文解字義證（卷八）》。²⁵其也說明了唐代經過李陽冰刊定的《說文》本子，應該沒有「聲」字。

然而沒有「聲」字的看法是李陽冰的擅改還是許慎的說法今天已不可知，但小徐本對「改」的分析似乎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線索，其作「改，更也，從支己聲。李陽冰曰『已有過，支之即改』。臣錯曰『從戊己之己』」。徐錯同樣引了李陽

²² 見吳辛楚：《《周易》異文校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36、138。然書中都將「菑」字寫作「𦵏」形，字中間部分的「巳」，當是聲符。這種破壞原有字體繁加聲符的寫法可能是後來產生的，因為在〈為吏之道〉中「菑」字的中間就不從「巳」聲。又可參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23。「𦵏」字形體參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30。

²³ [清]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據臨嘯閣藏版影印），頁171。雖然朱駿聲發現了先秦時「改」從「已」聲的現象，但其在解釋《周易》革卦卦辭的「巳日乃孚」時，卻又囿於虞翻說，把「巳」當作「己」，以為「己日，天有十日，第六幹也」，解釋「巳日乃孚」為「己日為太陽一歲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不愆于期，故孚。所謂革而信之也。」見[清]朱駿聲撰：《六十四卦經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12。

²⁴ [漢]許慎著，[宋]徐鉉注：《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三卷下，葉八。

²⁵ [漢]許慎著，[清]桂馥注：《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62。

冰的說法，表示他也看過李陽冰的刊定本，並且主張「改」是「從支己聲」，不僅補上「聲」字，還強調其所從聲符乃是「戊己之己」，說明把「聲」字去掉是李陽冰所為的可能性很大，否則就徐鍇看來，其也當視為《說文》本子抄寫流傳過程中的脫字。而小徐之所以特別註明「改」所從之聲是「戊己」之「己」，乃為了與《說文》中義為「𠄎改」的「改」作區別，²⁶段玉裁在「改」下注說「余止切。一本作古亥，非。一部。『巳』小徐作『𠄎』」。段注說的「一本作古亥」指的也是大徐本，徐鉉校定的《說文》在「改」字字頭下言「從支巳聲，讀若己。古亥切」。²⁷若將「改」讀為「古亥切」，則與「改」同音。這也說明一直以來就有人把「改」、「𠄎」兩字讀音混同，而徐鍇不僅主張「改」讀若「𠄎」（徐鉉的校定本作「讀若己」），與「改」從「己聲」有異，還特別把《說文》的「讀若己」（「巳」字據段玉裁的經韻樓藏版《說文解字注》本）易作「讀若𠄎」，以示區別。

而如果從「改」的上古音來看，「改」與「己」都是見紐之部字，把「改」視為「從支己聲」的形聲字也是正確的，這也是段玉裁勇於自信的地方。

然而朱駿聲為何會認為「改」乃從一個字面上看不到的「己」聲？表示依他的判斷，在先秦時「改」字有和「己」聲通讀的現象。而他的證據有二，一是《楚辭·懷沙》鄙、改叶韻（「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一是《老子》廿五章的改、殆、母叶韻（「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在〈懷沙〉中「鄙」為幫紐之韻字，「改」為見紐之韻字，兩字古韻相同。在《老子》廿五章中「改」為見紐之韻字，「殆」為定紐之韻字，「母」為明紐之韻字，三字亦同韻。然其中「殆」是一個從「台」（從口𠄎聲）聲的字，因此朱駿聲把「改」字放到「衍己（以）聲之字」中，而不放在「衍己聲之字」中。

但今傳本《老子》廿五章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語，在出土的郭店簡《老子·甲》中僅作「蜀（獨）立不亥（改）」（21簡），並無「周行而不殆」語，同樣的在馬王堆帛書乙本《老子》中也只見「獨立而不亥」（239下），未

²⁶ 李學勤：〈釋「改」〉，《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台北：南天書局，2002年），頁401。又收錄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中。

²⁷ 見〔漢〕許慎著，〔宋〕徐鉉注：《說文解字》，三卷下，葉九。

見其對文。²⁸所以高明曾懷疑把「周行而不殆」語加入《老子》中，使其和上句「獨立而不改」協韻，成爲「駢體偶文」並非《老子》原文，而是六朝人所增入。²⁹這種推測由於我們今天沒能看到介於馬王堆帛書《老子》到王弼本之間的出土《老子》，故無法完全相信「周行而不殆」語出現的時間會晚到六朝時，但若從兩漢韻文仍可見「改」和「殆」（或從台聲字）押韻的現象來看，³⁰縱使在《老子》廿五章補入「周行而不殆」，以和「獨立而不改」句叶韻的時間不確定，但「殆」和「改」聲關係密切則是可信的，也就是從先秦時的改聲和已聲互相通假，到兩漢魏晉時的改聲和「𠄎」（已）經常押韻互叶的現象是一脈相承的。

根據羅常培的研究，其〈兩漢詩文韻譜〉中的「之部韻譜」（上聲）內收有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中的〈三公山碑〉文（卷一百三·十一葉），文中有「改」字和「怠」字押韻的例子，³¹「怠」和「殆」同從台聲，故「改」「怠」押韻與「改」「殆」押韻同。其碑文作者不詳，時代爲東漢。而同書（《全後漢文》部分）所收東漢·張衡〈思玄賦〉（卷五二·二葉上）中也有「改」字和「已」、「理」、「止」字押韻的現象。³²故東漢末到魏晉這段

²⁸ 亥聲與改聲相通的理由，劉釗解釋爲「聲爲喉牙通轉，韻部相同，故可相通」。見氏著：《郭店楚簡校釋》，頁17。然「亥」爲匣紐之韻字，「改」爲見紐之韻字，先秦時見紐和匣紐關係密切，常相通假。從同聲符之字來看，如「過」（見紐歌韻）與「禍」（匣紐歌韻）、「夾」（見紐葉韻）與「狹」（匣紐葉韻）、「割」（見紐月韻）與「害」（匣紐月韻）、「加」（見紐歌韻）與「賀」（匣紐歌韻）、「枯」（見紐月韻）與「活」（匣紐月韻）、「減」（見紐侵韻）與「咸」（匣紐侵韻）、「古」（見紐魚韻）與「怙」（匣紐魚韻）。

²⁹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49。

³⁰ 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9。

³¹ 原文爲「姦□越竟，民移俗改，恭肅神祇，敬而不怠。」〔清〕嚴可均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全後漢文》卷一百三，頁1031。

³² 原文爲「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止。」〔清〕嚴可均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五十二，頁759。而在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中所收錄的〈易林韻譜〉之部上聲裏，也見「仕」、「改」、「已」、「殆」押韻的例子（〈復之謙〉），頁267。然今查黃丕烈刊刻之陸敕先校宋本《易林》並未見有與「改」字押韻者。《易林·復之謙》語「虎狼並處不可以仕，忠

時間，「改」字仍經常和「已」字叶韻，是個不變的事實。

因此，雖然出土《老子》的內容說明朱駿聲援以證明「改」從「已」聲的證據有問題，但從出土文獻中「改」聲和「已」聲相通的例子，以及東漢以來「改」字仍經常和從「已」聲字叶韻的現象看來，「改」本當從「已」聲。後來雖然在小篆的形體中變成了「從己」，但仍然和「已」聲關係密切。

下面我們還可以利用楚簡中的通假材料證明「改」從「已」聲可信。

「改」爲見紐之韻字，「已」爲餘紐之韻字，兩者韻部同，聲紐爲餘紐與見紐的相諧，在楚簡中餘紐與見紐互諧的例子很多，例舉有：

1. 【谷與浴】 【谷與欲】³³

「谷」爲見紐屋韻字，「浴」、「欲」皆爲餘紐屋韻字。楚簡中借「谷」爲「欲」或將「谷」寫作「浴」者常見，如：

〈孔子詩論〉：「文王雖谷（欲）也得乎。」（7簡）

〈性情論〉：「門外之治谷（欲）其折（制）也。」（27簡）

〈容成氏〉：「以躧於溪浴（谷）淒（濟）於廣川。」（31簡）

〈采風曲目〉：「王音深浴（谷）。」（4簡）

2. 【與與舉】³⁴

「與」爲餘紐魚韻字，「舉」爲見紐魚韻字，兩者韻同，聲母爲餘紐與見紐的關係。「舉」字在郭店簡中借「與」爲之，在上博簡中則又繁加「止」形。楚簡借「與」爲「舉」的例子，有：

〈五行〉：「子知而與（舉）之，謂之尊賢。」（44簡）

〈唐虞之道〉：「古者堯之與（舉）舜也，昏（聞）舜孝。」（22簡）

〈用曰〉：「用曰舉（舉）竿於埜（野）。」（11簡）

〈仲弓〉：「仲弓曰雍也不敏，雖有賢才弗知舉（舉）也。」（9簡）

〈恆先〉：「舉（舉）天下之生（性）同也，其事無不復。」（12簡）

3. 【公與容】³⁵

「公」爲見紐東韻字，「容」爲餘紐東韻字，《郭店·五行》「顏色公（容）」

謀轉政禍必及己，退隱深山身乃不殆」，「仕」、「己」、「殆」押韻。〔漢〕焦延壽撰：《焦氏易林》（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154。

³³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頁21、29。

³⁴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頁85、100。

³⁵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頁3、11。

貌温弁（勉）也」（32簡）就借從公聲之字來通讀「容」字。

此外還有「輿（餘紐魚韻）與車（見紐魚韻）」、「俞（餘紐侯韻）與降（見紐冬韻）」、「貴（見紐物韻）與遺（余紐微韻）」等通假用例，都屬這一類的例子。³⁶

三、古文字中的「改」為從已聲之字

在確定了「改」在楚簡中當讀為從「已」聲字後，令人疑惑的是何以一個從「已」（「祀」的聲符）偏旁的字，會讀成「已」聲？這實際上是在先秦時「已」字尚未從「巳」字中分化出來的緣故。因此當時「巳」這個形體既可讀「巳」聲，也可讀「已」聲。而「改」在楚簡中雖從「巳」形，卻要讀「已」聲而不讀「巳」聲的理由，乃是「改（改）」和「已」的上古音可以相通，除了它們都是之部字外，聲母分屬見紐和餘紐，其在楚簡中有許多相諧的例子。而「巳」雖也是之部字，但其聲母邪紐和見紐在楚簡中的諧聲關係就遠不如餘紐與見紐密切，³⁷加上楚簡中「改」字都可通讀為從「已」聲之字，更可確定「改」所從的聲符「巳」要讀為「已」聲。

只是到了後來「改」又漸漸音變為從「己」聲（餘紐變成見紐），因此爲了使所從聲符和字的發音相同，後人就將「改」字變成從「己」的「改」，用「己」聲來取代原先的「巳（已）」聲。

今日所見的先秦文獻中，以「巳」字來表示「已然」義的那些地方，都被漢

³⁶ 鍾明立：〈出土文獻中部分喻四字讀如見紐聲母反映了上古的實際語言〉，《古文字研究》第廿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44。關於見紐和餘紐字可通的例子，還有共與庸、均與勻、舉與與、羔與窰、谷和裕、姜和羊、姬和頤、監和鹽（前為見紐，後為餘紐）。見張富海：〈讀新出西周金文偶識〉，《古文字研究》第廿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頁236。

³⁷ 趙彤曾對今日出土的楚地簡帛中的方言音系加以分析，其作有「郭店、上博楚簡文字聲母諧聲關係統計表（互諧次數）」，統計了郭店簡和上博簡一、二兩冊中通假字的聲母關係，表中列出見紐與餘（作者作「以」）紐字的諧聲次數有10次，而見紐與邪紐的諧聲次數僅有2次。然作者在文中錯誤地將改（改，k-）字視為從已聲（z-，邪紐）之字，因此表中所統計的2次可能比實際情形還要高。分見氏著：《戰國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頁49、65。

儒改成了「巳」，但是仍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清·王引之在《經傳釋詞》卷一，「巳」字條下言：

巳，歎詞也。《書·大誥》曰：「巳！予惟小子！」某氏《傳》曰：「巳，發端歎辭也。」〈康誥〉曰：「巳！女惟小子！」又曰：「巳！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梓材〉曰：「巳！若茲監！」〈洛誥〉曰：「巳！女惟冲子！」《莊子·庚桑楚》篇曰：「巳！我安逃此而可？」義並同。³⁸

作為歎詞的「巳」，就讀成「已」。清·阮元的《經籍叢詁》卷卅四下（四紙下）也收有「巳」讀為「已」的例子：³⁹

「巳字條」：

巳，已也。陽氣畢布巳也。（《釋名·釋天》）

且書中所收的從巳聲的字，有些也帶有「已」（已然）的意思，如：

「汜字條」：

汜，巳也。如出有所為，畢巳而還入也。（《釋名·釋水》）

「祀字條」：

殷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釋名·釋天》）

而在甲金文中「改」字也作從「巳」，且含有「已」的意思。《金文編》在「改」字頭下收一個「𠄎」形，其見於〈改（蓋）〉銘（《集成》9.4414），在器銘中

³⁸ 見〔清〕王引之撰，〔清〕孫經世補：《經傳釋詞／補／再補》（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23、24。陳鴻森提出《經傳釋詞》非王引之所作，乃其父王念孫作，託名其子，可參見。見氏著：〈《經傳釋詞》作者疑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4期（總八十四輯）。

³⁹ 〔清〕阮元撰集：《經籍叢詁》（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964、965。

作人名（「改作朕文考乙公旅盨子子孫孫永寶用鼎」），偏旁亦作「巳」形。⁴⁰該器最早著錄於清·吳式芬的《攔古錄金文》（《攔古》）卷二之二·五六葉及清·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綴遺》）卷九·十葉，⁴¹方氏曾考釋說：

右改盨蓋銘十七字，據《攔古錄金文》摹入。《說文》「改，更也。從支巳聲。」段氏注曰或無聲誤李少監以為己有過，支之即改。今此文從支從巳。《說文》「巳，已也。」按古辰巳之巳與已止之已本一字，凡事止則有更改之義，疑古文改本從巳，篆分改改為二，⁴²改大剛卯以逐鬼魅，新莽時語，非古訓。⁴²

他是最早指出金文中的「改」從「巳」，且「改」字得義於所從巳旁的「已止」義的人。

而除了〈改盨（蓋）〉外，「改」字又見於〈齊侯罇〉（《集成》1.271.2）和〈牧簋〉（《集成》8.4343.1）中，⁴³前者拓本不甚清楚，後者則為摹本，⁴⁴但仍可見兩改字從「巳」。

〈齊侯罇〉中含有「改」的辭例為「棨萬至于辟孫子，勿或俞改」，方孝岳曾指出「勿或俞改」，意同於〈齊侯罇鐘〉「齊侯左右，毋疾毋巳」的「毋疾毋巳」，且金文中常見的「眉壽毋巳」也就是「眉壽毋改」的意思。⁴⁵而「眉壽毋巳」

⁴⁰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改」見頁221，「巳」見頁995。改盨蓋銘拓本及釋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第4414號，頁500。

⁴¹ 孫稚雛編：《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74。又見徐蜀選編：《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分見第6冊《攔古錄金文》，卷一，頁689。及第16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頁604。

⁴²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上冊，字頭433號，頁567。

⁴³ 張亞初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422。

⁴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第271.2-5號，頁240。及第三卷，第4343.1b-5，頁483。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冊，頁302及第八冊，頁307。

⁴⁵ 方孝岳，〈論諧聲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韻讀〉，收入曾憲通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

還可和〈邾太宰簠〉銘（《集成》9.4623）⁴⁶中的「其眉壽以逮萬年無期」語比較，⁴⁷其中的「萬年無期」也就是「毋已」。兩者都是指沒有止盡的意思，句中「已」表「已止」之意。

而甲骨文中的「改」則見於黃組卜辭，見《合》36418、39465、39466、39467、39468、39469、39470等版，辭例皆為「弼改」，字形皆作「從已從支」。因為甲骨文中的「改」從「已」，故自羅振玉、郭沫若、于省吾等學者以來都認為改、改本一字，甚者認為「改」才是真正的「改」字。⁴⁸

卜辭中的「改」大都出現在「弼改」的辭例中，相關內容如：「弼改，其唯小臣臨令，王弗每（悔）。」（《合》36418）、「丁亥卜，在彙師貞：韋師寮妹自又改（服），王其令改（服），不每（悔），克由（贊）王令。弼改乎（呼）改（服）。」（《合》36909）⁴⁹其中第二辭的「弼改乎改」乃承前問「令改」而來，再次貞問是否「弼改」（不停止或不改變）令改之命。

這種「弼」的用法和卜辭中常見的「弼已」相同，如「其用。弼已。用」（《屯南》2219）、「其御受自。弼已。御」（《合》30759），裘錫圭曾以卜辭的「弼已」和《詩·唐風·蟋蟀》「無已大康」的「無已」對比，並認為「弼已」

⁴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第4623號，頁581。

⁴⁷ 「逮」字依陳劍釋。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氏者：《甲骨文考釋論集》中。

⁴⁸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二冊，頁1802。又郭沫若以為改字的構形乃「殆象朴作教刑之意，子跪而執鞭以懲戒之也」。其把「已」當「子」之形。見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91。

⁴⁹ 「弼改乎改」刻於「丁亥卜」一辭之上，根據卜骨刻辭規則，書手通常先刻卜骨下方，然後往上刻。因故此版當是先讀完「丁亥卜」一辭後，再轉讀「弼改」一辭。如此「王其令改」與「弼改乎改」文意正連貫，一問令改，一問是否不要停止（或改變）乎改。而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的《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卷十二，頁4108。將此辭（「弼改乎改」）併入下辭「韋師寮亡改，王其示京師，又用，若」中而成「韋師寮，弼改，亡改。王其乎改示京師，又用，若」，使得弼改的主詞變成「韋師寮」而非「乎改」，且「王其乎改示京師」亦不通。辭中的「由」字或釋為「留」，近來蔡哲茂以為當讀「贊」，見〈釋殷卜辭的贊字〉，《東華人文學報》第十期，2007年1月。

的「巳」，應該就是〈蟋蟀〉中的「巳」。並進一步指出《毛傳》訓「巳」爲「甚」是不對的，「巳」當訓爲「已罷」之「巳」。⁵⁰

這類訓爲「巳」的「巳」字，在西周甲文中也有出現，如周原岐山鳳雛出土的 H11:5「𠄎曰：巳。𠄎曰：其咎」，「巳」就當解釋爲停止或作罷的意思。⁵¹

「弼巳」和「弼改」的意思，近來李學勤主張二者都當作「弼改」解，即「不要變更」的意思，李零則認爲兩者意涵不一樣，前者是「始終不渝」，後者則是「永無休止」之意。然若從卜辭及金文中的用法看來，「弼改」義同於「弼巳」，而也因為改從巳（已）聲，故卜辭又可寫作「弼巳」。而變更之義本由已然引申輾轉而來，正如上引方濬益說的「凡事止則有更改之義」，故在釋讀卜辭及金文時，可依上下文義選擇一個語意較妥順的詞解釋即可，不必強分。⁵²

由於卜辭中「巳」可當「已」來讀，知道當時的「巳」字已有兩讀，一作邪紐之韻的「巳」，一作餘紐之韻的「已」。而我們還從卜辭的干支寫法中看到商人有借「子」表「巳」的現象（「子」爲精紐之韻字），⁵³知道「巳」在卜辭中是一個多義字，然由於「祀」、「巳」、「子」的意思不會互相混淆，故商人在借用時並不會造成閱讀上的困難。

四、「巳」從「巳」中分化出來及「改」作「改」形時間的推測

「巳」字在楚簡中尚未出現，借「巳」形來表示。楚簡中確定表「巳」義的「巳」字是作語詞「也已」和「而已」一類的「巳」。「也已」一詞古書常見，如《左傳·僖公七年》「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⁵⁰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裏的「式」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22-140。

⁵¹ 裘錫圭：〈釋西周甲骨文中的召字〉，《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10月），頁27-37。

⁵² 李學勤：〈釋改〉，《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頁20。李零：〈讀《周原甲骨文》〉，《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24。

⁵³ 裘錫圭：〈釋西周甲骨文中的召字〉，頁17。古書中也見「子」和「巳」叶韻的例子，如《詩經·小雅·節南山》「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其中仕、子、巳、殆叶韻。

弗可改也已。」⁵⁴及《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⁵⁵等等。今在〈季庚子問於孔子〉中亦見這種用法，辭為「孔子曰：『由！丘觀之則嫩言也已。』」（13、14簡），其「也」「已」連用，分別作「𠄎」「𠄎」，借「已」形表「已」。同書還有「子之言也已（已）砣（重）」（18簡），「也」「已」同時出現，「也」作「𠄎」、「已」作「𠄎」，句中「已」字亦當訓「已」。

「而已」則見於〈六德〉「君子不帝（畜）明乎民微而已」（38簡）、〈性情論〉「其三述（術）者道（導）之而已」（簡8。字作「𠄎」）。單獨出現的「已」可訓為「已」的例子，有〈容成氏〉「不得已然句（後）敢受之」（18簡）、〈容成氏〉「句（后）稷既已受命乃食於埜（野）宿於埜（野）」（28簡）、〈競公虐〉「齊競（景）公疥且瘡逾歲不已」（1簡。字作「𠄎」），其中「不得已」、「既已」、「不已」，當即「不得已」、「既已」、「不已」。

這種借「已」表語氣詞「已」的用法，青銅器銘文及傳世古籍中常見，如〈大盂鼎〉「已！女（汝）昧晨有大服」（《集成》5.2837）、〈吳王光鑑〉「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子孫勿忘」（《集成》16.10298），⁵⁶還有上引〈齊侯鏞鐘〉「齊侯左右，毋疾毋已」都是這類例子。而傳世古籍中的例子，則如：《尚書·大誥》「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康誥〉「已！汝為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等。

而由於「已」、「𠄎」一字異體，故表嘆詞的「已」也可借從「𠄎」聲之字來表示，如〈伯康簋〉「用夙夜無𠄎」（《集成》8.4160），「𠄎」從𠄎聲，「無𠄎」即「無已」。⁵⁷〈六德〉「豫其志，求養新（親）之志，害（蓋）亡不𠄎也」（33簡），「亡不𠄎也」也即「亡不已也」，⁵⁸借「𠄎」表「已」。知在楚簡中借「已」或「𠄎」來表「已」，到了後來才專用「矣」字來表示嘆詞「已」。⁵⁹而

⁵⁴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215。

⁵⁵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8。

⁵⁶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頁521。

⁵⁷ 「伯康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第4160號，頁304。

⁵⁸ 李天虹：《性自命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2。

⁵⁹ 「已」、「以」都是為餘紐之韻字，「矣」為匣紐之韻字，而餘紐三等古歸匣紐，所以

在《說文》所收錄的小篆中只見「巳」形而未見「已」形，因此推測「已」形出現的時間可能在隸變之後。

在睡虎地秦簡中仍可見以「巳」表「已」者，如〈日書〉1153「其子已死」的「已」作「巳」形。⁶⁰《龍崗秦簡》「追事巳」（19簡）的「巳」亦借「巳」形，然而也發現同墓所出的木牘上文字「吏論：失者已坐以論」語中的「巳」字寫法很接近後世的「已」字（即上半似口的部分不密合）。⁶¹據報告此為一秦漢之交的墓葬，因此或許可以大膽推測，其乃書手欲借著字形上的些微不同，嘗試將這二個意思作區別，這也反映了「已」從「巳」中分離出來，是較符合當時人的語言習慣要求的。而在漢代的《馬王堆帛書》中，已作「𠄎」（「辛巳」，陰甲036），已作「𠄎」（「藥已治」，方028）形，兩者雖稍有別，但亦未完全區別開來，⁶²所以真正「已」形的出現，還在漢初以後。

而小篆中的「改」已經從「己」聲，這說明在小篆中「改」字變成「改」的時間似乎要比「已」從「巳」字中分離出來的時間要早。「改」是見紐字，「己」是餘紐字，或許是楚方言與秦音的不同使得「改」在小篆中被改造成了「改」形。但是前面舉過的《馬王堆·周易》、《阜陽漢簡·詩經》中仍見以「己」（已）聲字來和「改」字通假，且在《馬王堆》中的「改」字亦仍作「改」形，⁶³以及在王莽時期所製造的許多衡與度器上，其銘「改正建丑」中的「改」都還作「改」形看來，⁶⁴雖然在小篆中「改」字已變成「改」，但在漢初的隸書中似乎還未完全變作「改」。

然而漢隸何時才出現「改」字？似乎可由新莽時出現的「效改」一詞得到一些啓發。《說文》釋「改」為「效改，大剛卯以逐鬼彪也。從支巳聲，讀若已」。

「矣」讀同「已」和「以」。

⁶⁰ 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4。

⁶¹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其中第19簡見頁23，木牘摹本見頁61。木牘上的「巳」，李學勤、黃盛璋、胡平生等人都直接隸作「已」，參該書頁149、152、156。

⁶² 見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頁597。

⁶³ 見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頁126。其中分列「改」、「改」為兩字頭，然若細審「改」字例字可發現，「改」字右「己」旁下筆連成一圈，當是「改」而非「改」。

⁶⁴ 王獻唐：《國史金石志稿》（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年），第五冊，頁2949。原文隸作「考」，今正。

同書「斂」下言「斂改，大剛卯也，以逐精彪。從殳亥聲」（三篇下·殳部）。這個「讀若已」的「改」，段玉裁認為是「余止切」，即音同「已」。上引郭店《老子·甲》將廿五章的「獨立而不改」作「蜀立不亥」，以「亥」聲來通讀「改（改）」聲，表示「斂」「改」兩字聲音非常密切，因此「斂改」或許可視為一組韻同且聲有通轉關係的詞。很可能是「斂改」一詞出現後，「改」成了「斂改」的專字，不再把「改」作「改」；也或許是因為「改」字已經出現了，因此另造一個「改」當「斂改」的專字。

根據以上的推測，「改」字的出現可能在新莽時，商承祚曾根據碑銘上的文字推測「改」字的通行在東漢初，⁶⁵因此「改」字可能在新莽時出現，至東漢初才廣被使用。

「斂改」為「大剛卯以逐鬼彪也」，即以「剛卯」來逐鬼魅之義。「剛卯」為漢人佩帶在身上用以避鬼魅之物，以玉或金或桃作成，其上刻有字（辭常作「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瘡，莫我敢當」等），著革帶佩之。王莽革漢立新時，因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故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所以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⁶⁶

許慎言以大剛卯來逐鬼彪叫「斂改」，並非說「剛卯」又名「斂改」，然因剛卯可逐鬼魅，故若佩剛卯在身則鬼魅可除，妖邪可剋。因此「剛卯」又輾轉名為「斂改」。古書中從亥聲字的字與從克聲的字多可通假，如「刻與克」（《詩·大雅·雲漢》「后稷不克」，鄭箋「克當作刻」）、「刻與剋」（《史記·孔子世家》「顏刻為僕」，《集解》引包咸說「顏刻」作「顏剋」）、「核與克」（《書·呂刑》「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克」作「核」）。⁶⁷故「斂改」一名或來源於「克（剋）已」之意，表示克物可除。

⁶⁵ 商承祚以為「改」之通行，可能始於後漢初，並據《隸變》認為「改」字最早見於後漢中葉的景君銘。〈談鄂君啟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收入曾憲通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頁12。







⁶⁶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王莽傳〉見頁4109。又陳大年以為剛卯之物乃正月剛日卯時作，故名之。見氏著：〈剛卯嚴卯考〉，《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1944年），頁10。











⁶⁷ 高亨纂注、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頁384。

五、「已」與「也」及「己」字混同的現象

(一)「已」與「也」混同例



由於「已(已)」和「也」形近，且同樣都可以用來當作語尾助詞，因此在楚簡中常見有混淆難辨的情形。


根據「也」「已」同時出現的時候，也作「」、已作「」（〈季庚子問於孔子〉14簡）或「也」作「」，「已」作「」（〈季庚子問於孔子〉18簡）。而可確定文義為「已」的「已」，如〈性情論〉「而已」的「已」作「」（簡8）、〈競公虐〉「不已」的「已」作「」（1簡）。相較之後發現，「已」字和「也」字主要的區別在於「也」字是先寫上面的「口」，再於「口」下作曲筆「乙」，「乙」形有時簡化成「乚」（還有一類與「只」形近混用的「也」此處不討論）；⁶⁸而「已」字則是一筆連成，先畫一圈（通常是起筆先向右斜上再轉向左畫一弧形，復再轉筆向右下成一倒三角形。也有從左起筆，向右拉出，轉而向下向左成一半圓形者）再連筆成「乚」者。而圈形有時寫成倒三角形（如〈季庚子問於孔子〉14簡），有時像半圓形（如〈競公虐〉1簡）。因此「也」「已」的最大差別在於一個上半從「口」，一個上半作圈形（或倒三角形）。口形有開口，圈形則閉合沒有開口。

然因「也」字的寫法多樣，上半的口形有時可和下半的乙形借筆，有時還會將口形寫成「廿」，因此有些出土文獻就出現了同篇中有數種「也」字寫法的例子，如《上博·緇衣》有「」（簡2）、「」（簡11）、「」（簡15）、「」（簡18）、「」（簡22）寫法。〈競建內之〉有「」（簡2）和「」（簡8）寫法。〈天子建州·甲〉有「」（簡3）和「」（簡3）寫法，其中前一種寫法〈天子建州·乙〉作「」（簡2）。上面所列的「也」字可分為四組，分別是（同一組內的字只有曲筆與直筆的不同）：

⁶⁸ 與「只」形近混用且當讀為「也」的「只」字，見〈六德〉1、〈君人者何必安哉·甲〉3、4、5等。見楊澤生：〈說「既曰『天也』猶言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收入謝維揚、朱淵清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9。及趙平安：〈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三輯，頁3。又本文的審查人之一指出與「已」形近者還有「了」字，可見《汗簡》、《古文四聲韻》中。

1. 
2. 
3. 
4. 

其中第 1 組的「也」字形容易與「只」形訛混，如將「也」作「」（〈六德〉1）者。而第 2 組的「也」即下半的「乙」起筆借口形的右側而成。也見有借筆在左側者，如郭店〈緇衣〉中有「」（20 簡）形者。第 3 組的末兩個「也」，則是將原本應寫在口（廿）形下的「乙」往上提，使得「乙」的起筆和口形的末筆相連，讓原本三畫才能寫成的字，精減成二筆。第 4 組的「也」則改變「口」「乙」的結構，把口（廿）形的下方寫成倒三角形，並將口形左邊的側筆拉長，以代替來的「乙」形。

而第 1 種寫法的「也」和「巳」字最形似，所以有些「巳」字被誤認為是「也」。在《上博·孔子詩論》的釋文中就有四處：分別是：「邦風氏（是）巳」（4 簡）、「氏巳」（5 簡）、「文王佳谷巳」（7 簡）、「賓贈氏巳」（27 簡）。「巳」皆作「」，而《釋文》都誤釋「也」。⁶⁹

（二）「己」旁與「巳」旁混用例

「己」字作為他字偏旁時，有時也會和「巳」相混。如「起」字，《說文》：「起，能立也。從走巳聲。」段注在「從走巳聲」下注「《五經文字》云從辰巳之巳，是。《字鑑》從戊己之己，非也。墟里切，十五部」（二篇上·走部）。段玉裁以為《說文》所收的「起」字有「從巳」和「從己」兩種說法，前者見《五經文字》，後者見《字鑑》。而他則認為「從巳」才正確。若我們從古音來判斷，「起」為溪紐之韻，「己」為見紐之韻，「巳」為邪紐之韻，「起」應該是從「己」聲比較合理，因為「溪」、「見」都是舌根音，發音部位相同。且「墟里切」的

⁶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頁 130、131、134、157。上博簡中也見將「巳」（己）字寫錯的情形，如〈緇衣〉11 簡「富貴巳過」的「巳」就錯成了一個形近月的字。陳偉：《郭店竹書別釋》，頁 40。又賈連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頁 187-231。中也見有將「巳」誤作「也」的例子，如《葛陵楚簡》甲一 22、甲三 96、甲三 110、甲三 284 和零 339 中的「巳」字都被誤釋為「也」。參陳斯鵬：〈楚簡中的一字形表多詞現象〉，《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頁 201。

「墟」也是「溪」紐字，因此「起」當從「己」聲爲是。故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就將「起」列爲衍己聲之字。

若從楚簡來看，「起」字也大都作「從走己聲」（〈容成氏〉37、〈內禮〉8等），而〈鄭子家喪·甲〉3、6兩簡有兩個形似從「巳」的「起」字，但同篇乙本3、6簡上的「起」字，就寫作從「己」，兩相對照下也可證明甲本從「巳」聲之字爲誤字。這也說明「己」、「巳」不僅音近，也容易因形近而致誤。其次，《葛陵楚簡》中有些「起」字還必須通讀爲「極」（甲三109、119、126）表示日期的迄止，⁷⁰「極」爲羣母字，與「起」、「己」都屬舌根音，更可證明楚簡中的「起」從「己」聲。

然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上的「起」字則是「從走巳聲」，⁷¹因此從巳聲的寫法乃見於小篆與漢隸，有可能是沿襲了訛變字形的寫法。

《說文》篆文中還有一個將「巳」誤作「己」的例子。《說文·八篇下·欠部》改，「笑不壞顏曰改」，段注曰「《廣雅》『改，笑也』。《楚辭》、〈吳都賦〉作『哈』。」哈乃從以（己）聲之字，所以這個字的篆文當作「從欠己聲」較爲合理，今從「己」或是傳抄致誤。⁷²

六、結語

根據以上所述，本文結論有以下幾點。

一、楚簡中的「改」寫作從巳從支的「改」，主要證據有二處，一是《上博·緇衣》第9簡加香港中文大學藏簡以及《郭店·緇衣》16、17簡上的文字可以和

⁷⁰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67。李天虹：〈新蔡楚簡補釋四則〉，第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2004年4月，頁133。從己聲的「起」可讀為「極」，由侯馬盟書中的「明亟視之」，又作「明視之」得證。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釋文》（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44。

⁷¹ 見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頁55，以及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46。又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64，也認為起從巳。

⁷² 蔣禮鴻：〈讀《說文》記續〉，《蔣禮鴻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三冊，頁115。

今本《禮記·緇衣》第九章的部分內容對照。對應於今本「其容不改」的「改」字簡本都作「改」。一是《上博·周易》44簡上所抄錄的《周易》井卦卦辭，「改邑不改井」中的兩個「改」字，楚簡亦作「改」。而出土文獻中他處出現有「改」字文例者，以「改」字釋讀皆可通讀。

二、《說文》以爲「改」從支己聲，與楚簡中所見「改」字皆從巳聲不合。然由於「改」在《上博·周易》中可用來通讀「巳（已）」字，《周易·革卦》「巳日乃孚」，上博簡作「改日鹵（迺）孚」，根據王弼的說法，「巳」爲「已然」之義，說明「改」在楚簡中從「巳」聲。而這兩聲相通的例子，還見《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和漢初的《阜陽漢簡·詩經》及《馬王堆帛書·周易》中，其都是借「茝」爲「改」，而「臣」（頤）聲與「巳」聲正同。最早指出「改」從巳聲的是朱駿聲，雖其乃據《老子》廿五章的改、殆兩字叶韻的現象來推論，雖其中「周行而不殆」語疑爲後世補入的可能性很大，但從兩漢韻文仍見「改」和巳聲字押韻的現象，知從先秦以來改聲和巳聲就經常押韻互諧。

三、改爲見紐字，巳爲餘紐字，楚簡中有許多見紐和餘紐相諧的例子，如「谷」與「浴（欲）」、「與」與「舉」、「公」與「容」等等，證明「改」從「巳」聲可信。而先秦時因爲「巳」尙未從「巳」形中分化出來，故從「巳」聲的「改」都作從「巳」。「巳」在傳世文獻中多有訓「已」的例子，可參見《經傳釋詞》和《經籍纂詁》。

甲金文中的「改」字亦是從「巳」，且都含有「已然」的意思，如甲文的「弼改」意同「弼巳」，金文的「眉壽毋巳」義同於「眉壽毋改」。

四、在楚簡、秦簡及漢初的隸書中，「巳」字都尙未從「巳」字中分化出來，而在小篆中雖然「改」字已從「巳」，但在《馬王堆帛書》中的「改」字亦仍作「改」形，甚至在王莽時期所製造的許多器物上，「改」字仍作「改」形，表示漢初的隸書中「改」字還未完全變作「改」。然漢隸「改」字出現的時間，可能在新莽時出現的「殺改」的「改」字出現之前。

五、楚簡中由於「也」與「巳（已）」形近，且都可當語尾助詞，故有被隸定錯誤的情形發生。而「己」字作爲他字偏旁時，有時也會和「巳」相混。如「起」在楚簡中都作「從辵己聲」，但在小篆及漢隸中則訛成了從「巳聲」。《說文》篆文「改」，段注引《楚辭》等以爲作『哈』，故其乃誤從巳（已）聲爲己聲的例子。

引用文獻

一、古籍

- 于省吾：《雙劍詒群經新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4月。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王引之撰，孫經世補：《經傳釋詞／補／再補》，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4月。
- 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台北：明文書局，1988年。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影印臨嘯閣藏版，1983年6月。
- ：《六十四卦經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2月。
-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阮元：《經籍纂詁》，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8月。
- 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
-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2月。
-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
- 許慎撰，徐鉉注：《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12月。
- 焦延壽：《焦氏易林》，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6月。
-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嚴可均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月。

二、今人專書

-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
-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8 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7 月。

——：《殷周金文集成》第 8 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4 月。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6 月。

王獻唐：《國史金石志稿》，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 年 5 月。

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 月。

李天虹：《性命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 月。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北京：線裝書局，2008 年 8 月。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年 10 月。

吳辛楚：《《周易》異文校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8 月。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月。

高 亨纂注、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7 月。

高 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5 月。

容 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10 月。

徐 蜀：《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3 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0月。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

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曹錦炎、沈建華撰：《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12月。

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7月。

趙彤：《戰國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5月。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1月。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2月。

蔣禮鴻：《蔣禮鴻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

三、今人論文

方孝岳：〈論諧聲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韻讀〉，收入曾憲通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頁14-25。

李天虹：〈新蔡楚簡補釋四則〉，第十五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2004年4月，頁131-134。

- 李 零：〈讀《周原甲骨文》〉，《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20-256。
- 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中國哲學史》2002年1期。
- ：〈再說《詩論》簡的編聯〉，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頁88-91。
- ：〈釋「改」〉，《中國古代文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頁16-20。
- 宋華強：〈新蔡簡中與「速」義近之字及楚簡中相關諸字新考〉，《中國文字》新三十二期，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12月，頁149-164。
- 陳 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
- ：〈釋「琮」及相關諸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頁273-316。
- 陳大年：〈剛卯嚴卯考〉，《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1944年12月。
- 陳斯鵬：〈楚簡中的一字形表多詞現象〉，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頁195-239。
- 陳鴻森：〈《經傳釋詞》作者疑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4期。
- 商承祚：〈談鄂君啓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收入曾憲通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頁6-13。
- 張富海：〈讀新出西周金文偶識〉，《古文字研究》第廿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頁233-236。
- 趙平安：〈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三輯，頁3。
- 賈連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頁187-231。
-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裏的「式」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122-140。
- ：〈釋西周甲骨文中的召字〉，《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10月，頁27-37。
- ：〈釋郭店《緇衣》「出言有 |，黎民所 |」一兼說「 | 」為「針」之初文〉，

- 《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94-302。
- 楊澤生：〈說「既曰『天也』猶言有怨言」評的是《鄘風·柏舟》〉，收入謝維揚、朱淵清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月，頁47-50。
- 蔡哲茂：〈釋殷卜辭中的簠字〉，《東華人文學報》第十期，2007年1月。
- 虞萬里：〈從簡本《緇衣》論《都人士》詩的綴合〉，《文學遺產》2007年6期。
- 鍾明立：〈出土文獻中部分喻四字讀如見組聲母反映了上古的實際語言〉，《古文字研究》第廿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1月，頁444-449。
- 魏宜輝：〈再論郭店簡、上博簡《緇衣》用為「從」之字〉，收入張玉金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一輯，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頁67-76。

From the Interchangeable Words of 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 to the Phonic Character “gai”

Wei, Tzu-te*

[Abstract]

The part of Po (女) of ShuoWen (說文), the character of gai (改) is a word that belongs to the phonic Ji (己). However on the Unearthed Chu Bamboo Slips writing, the character gai (改) belongs to Si(巳).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ancient character, judge that the yi(巳) is the phonic gai (改)◦.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ancient Chinese bronze ware(青銅器) were proof that the character gai(改) belongs 改, and both the meanings refer to already.

The characters gai (改) appear in Li Shu (隸書) which appeared before the Wang Mang's Dynasty. In this section, the author explained why the phonic character gai (改) were misunderstood.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 gai (改) on the bamboo of Confucius's Critique on The Book of Song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ancient characters, judge that the yi (巳) is the phonic of gai (改)◦.

Keywords: gai (改)、si(巳) ji(己) ye(也) yi(巳)、the critique of Confucius on the Book of Song、The Interchangeable Words of Chu Bamboo Slip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